



刺各列傳第二十六

史記六十六

曹沫者魯人也○案禮曰沫音士葛反在氏報並作曹以曹力

事魯莊公莊公好力曹沫為魯將與齊戰三敗其魯莊公懼乃獻

遂邑之地以和○案禮曰左傳齊人滅遂北也猶復以為將齊桓

公許與魯會于柯而盟○案禮曰左傳齊桓公與魯公

公既盟於壇上曹沫執匕首劫齊桓公○案禮曰左傳齊桓公與魯公

動而問曰子將何欲○案禮曰左傳齊桓公與魯公

沫曰齊強魯弱而大國侵魯亦以其矣今魯城壞即壓齊境○案

已言曹沫投其匕首下壇其面就羣臣之位顏色不變辭令如故

相公怒欲倍其約○案禮曰左傳齊桓公與魯公

於諸侯失天下之援不如與之於是相公乃遂割魯侵地○沫三

戰所亡地盡復子魯其後百六十有七年而吳有專諸之事

專諸者吳堂邑人也○索隱曰專字亦作刺音同左傳亦伍子胥

之亡楚而如吳也知專諸之能伍子胥既見吳王僚說以伐楚之

利吳公子光曰彼伍負父兄皆死於楚而真言伐楚欲自為報私

讎也非能為吳吳王乃止伍子胥知公子光之欲殺吳王僚乃曰

彼光將有內志未可說以外事○索隱曰言其將有內難欲君之

請地乃進專諸於公子光光之父曰吳王諸樊諸樊弟三人次曰

餘祭○索隱曰祭次曰夷昧次曰夷昧○索隱曰夷昧次曰季子札諸樊

知季子札賢而不立太子以次傳三弟欲卒致國于季子札諸樊

既死傳餘祭餘祭死傳夷昧夷昧死當傳季子札季子札逃不肯

立吳人乃立夷昧之子僚為王公子光曰使以兄弟次邪季子當

立必以子乎則光真適嗣當立故嘗陰養謀臣以求立光既得專

諸善客待之九年而楚平王死○索隱曰春秋昭二十六年楚好

春吳王僚欲因楚喪使其二弟公子蓋餘

屬庸將兵圍楚之潛○索隱曰屬音屬二子僚之弟也左傳作

觀諸侯之變楚發兵絕吳將蓋餘屬庸路吳兵不得還於是公子

光謂專諸曰此時不可失不求何獲且光真王嗣當立季子雖來

不吾廢也專諸曰王僚可殺也且老子弱而兩弟將兵伐楚楚絕

其後方今吳外困於楚而內空無骨鯁之臣是無如我何○索隱

曰左傳

公子光頓首曰光之身也四月丙子光

伏甲士於窟室中○索隱曰窟作空

而具酒請王僚使兵陳自宮至光之家門戶階陛左

右皆王僚之親戚也夾立侍皆持長劍○索隱曰吳都注曰兵器也

酒既酣公子光詳為足疾入窟室中○索隱曰詳音陽為如字左

傳曰光偽足疾此之謂即

九

也或謂為首飾非使專諸置匕首魚炙之腹中徐廣曰美而進之既至王前專諸擊魚因以匕首刺王僚音七虜曰刺王僚立死左
右亦殺專諸王人擾亂公子先出其伏甲以攻王僚之徒盡滅之
遂自立為王是為闔閭闔閭乃封專諸之子以為上卿且後七十
餘年而晉有豫讓之事徐廣曰闔閭元年至三晉滅

豫讓者晉人也說皆約戰國策故嘗事范中行氏而無所知
名也索隱曰索隱曰戰國策也後范中行氏與趙襄子謀滅智伯智伯甚
氏夫而事智伯弟首前之後范中行氏與趙襄子謀滅智伯智伯甚
尊寵之及智伯伐趙襄子趙襄子與韓魏謀滅智伯智伯之
後而三分其地趙襄子最怨智伯

豫讓遁逃山中曰嗟乎士為知己者死女為說已者容容公智伯知
我我必為報讎而死以報智伯則吾魂魄不愧矣乃變名姓為刑
豫讓

之入宮塗廁中執匕首欲以刺襄子襄子如廁心動執問塗廁之

刑人則豫讓內持刀兵曰欲為智伯報仇左右欲誅之襄子曰彼

義人也吾謹避之耳且智伯亡無後而其臣欲為報仇此天下之

賢人也索隱曰卒居頃之豫讓又漆身為厲索隱曰

身令其若癩耳然厲類相相近古多厲為類今之癩字從疒故

市其妻不識也行見其友甘友識之曰汝非豫讓邪曰我是也其

父為泣曰以子之才委質而臣事襄子襄子必近幸子近幸子乃

為所欲顧不易邪索隱曰欲謂因得殺襄子顧反也何乃殘身

苦形欲以求報襄子亦難乎豫讓曰既已委質臣事人而求殺

之是懷二心以事其君也且吾所為者極難耳索隱曰劉氏云

然所以為此者將以愧天下後世之為人臣懷二心以事其君者
也索隱曰言當為厲而自刑不可求事襄子既去頃之襄子當

而而行殺則恐傷人目之義而近賊非忠也

出後讓伏於所當過之橋下襄子至橋馬驚襄子曰此必是豫讓也使人問之果豫讓也於是襄子乃數豫讓曰子不嘗事范中行氏乎智伯盡滅之而子不為報讎而反委質臣於智伯智伯亦已死矣而子獨何以為之報讎之深也豫讓曰臣事范中行氏范中行氏皆眾人遇我我故眾人報之至於智伯國士遇我我故國士報之襄子喟然歎息而泣曰嗟乎豫子子之為智伯名既成矣而寡人赦子亦已足矣子其自為計寡人不復釋子使兵圍之豫讓曰臣聞人主不掩人之美而忠臣有死名之義前君已寬赦臣天下莫不稱君之賢今日之事臣固伏誅然願請君之衣而擊之焉以致報讎之意則雖死不恨非所敢望也政布腹心於是襄子大義之乃使使持衣與豫讓豫讓拔劍三躍而擊之○索隱曰戰國襄子回車車輪未周而亡此不言夫出血者太史公恐涉推交故略之耳曰吾可以下報智伯矣遂伏劍自殺死之日趙國志士聞之皆為涕泣其後四十餘年而軹有聶政之事○索隱曰戰國聶政殺俠累五十七年

豫讓

聶政者軹涿井里人也○索隱曰地理志河內有殺入避仇與母

姊如齊以屠為事久之濮陽嚴仲子事韓哀侯○索隱曰高誘曰

聶政報俠累在列侯三年列侯生文侯文侯生哀侯○索隱曰高誘曰

傳疑開信傳信事難的據與韓相俠累有郤○索隱曰俠音古俠

仲子恐誅亡去游求人可以報俠累者至齊齊人或言聶政勇敢

士也避仇隱於屠者之間嚴仲子至門請數反然後具酒自暢○徐

聶政母壽聶政驚怪其厚固謝嚴仲子嚴仲子固進而聶政謝曰

臣幸有老母家貧客游以為狗屠可以旦夕得甘養○此病反○索

政言曰臣有仇而行游諸侯眾矣然至齊竊聞足下義甚高故進

百金者將用為夫人麤糲之費得以交足下之驩豈敢以有求望

邪聶政曰臣所以降志辱身○索隱曰言其心志與身本應高索

今乃卑下其志屈辱其身論語孔子

邪聶政曰臣所以降志辱身今乃卑下其志屈辱其身論語孔子

謂柳下惠降志辱身是也居市并屠者徒幸以養老母是母在政身未敢以許人也

○索隱曰禮記云父嚴仲子固讓聶政竟不肯受也然嚴仲子卒備賓主之禮而去久之聶政母死既已葬除服聶政曰嗟乎

政乃市并之人鼓刀以屠而嚴仲子乃諸侯之卿相也不遠千里

枉車騎而交且臣之所以待之至淺鮮矣未有大功可以稱者而

嚴仲子奉百金為親壽我雖不受然是者徒深知政也夫賢者以

感忿睚眦之意而親信窮僻之人而政獨安得嘿然而已乎且前

口要政政徒以老母老母今以天年終政將為知己者用乃遂西

至濮陽見嚴仲子曰前日所以不許仲子者徒以親在今不幸而

母以天年終仲子所欲報仇者為誰請得從事焉嚴仲子且告曰

臣之仇韓相俠累累又韓君之季父也宗族盛多居處兵衛甚

設臣欲使人刺之衆終莫能就今足下幸而不棄請益其車騎壯

士可為足下輔翼者聶政曰韓之與衛相去中間不甚遠○索隱曰

韓都潁川陽在衛都東郡今殺人之相相又國君之親此其勢

曰韓都潁川陽在衛都東郡今殺人之相相又國君之親此其勢

聶政

不可以多人多人不

與仲子為仇○索隱曰

乃解獨行杖劍至韓

聶政直入上階刺殺

右大亂聶政大呼所

政屍暴於市購問莫

子金子之莫知也

韓相者賊不得國不

死者果政也伏尸哭

諸眾人皆曰此人

無生得失○索隱曰

生得失則語泄語泄是韓舉國

韓相俠累方坐府上持兵戰而衛侍者甚衆

擊殺者數十人因自皮面決眼○索隱曰

自屠出腸遂以死韓取聶

知誰子於是韓購縣之有能言殺相俠累者

政姊榮一作榮名也戰國策無榮字聞人有刺殺

知其名姓暴其尸而縣之千金乃於邑曰索

弟與嗟乎嚴仲子知吾弟立起如韓之市而

哀曰是軹深井里所謂聶政者也市行者

台國相王縣購其名姓千金夫人不聞與

何敢來識之也榮

間為之母幸無恙

善人易傳云上古之

天年下世妾已嫁夫

志行乃轉運而交

妾尚在之故重自刑

乃自以妾故而徐氏

何畏殘身之誅終滅

邑悲哀而死政之妾

烈女也鄉使政誠知

重難也如字重猶惜

列其名姊弟俱修於

亦可謂知人能得七

政至荆軻百七十年

言則謂此博略而

曰聞之然政所以蒙汚辱自棄於市販之

尚通云爾雅云恙憂也楚詞云及君之

草居露宿恙齧虫也善

仲子乃察壘吾弟因汚之中察謂觀察有

澤厚矣可奈何士固為知己者死今乃以

以絕從重音持用反重猶復也為人報讎死

其身令人不識也從音蹤古字少假

為從坐非也劉氏亦音足松反

其弟之名大驚韓市人乃大呼天者三卒於

言楚齊衛聞之皆曰非獨政能也乃其姊亦

其姊無濡忍之志不重暴骸之難

也言不若勇謀則必輕死也

韓市者亦未必敢以身許嚴仲子也嚴仲子

矣其後二百二十餘年秦有荆軻之事

索隱曰徐氏據六國年表而

荆軻者衛人也

索隱曰索隱論稱公孫

齊人徙於衛衛人謂之慶卿

本姓慶春秋

謂之荆卿荆卿好讀書擊劍

入長從忽從

元君不用其後秦伐魏置東郡徙衛元君

游過榆次與蓋聶論劍

反蓋聶曰固去也吾曩者目攝之

報蓋聶曰固去也吾曩者目攝之

軻游於邯鄲魯句踐與荆軻博爭道

也非魯句踐怒而叱之荆軻嘿而逃去

燕之狗屠及善擊筑者高漸離

反荆軻嗜酒日與狗屠及高漸離飲於燕市

筑荆軻和而歌於市中相樂也已而相泣

索隱曰索隱論稱公孫

齊人徙於衛衛人謂之慶卿

本姓慶春秋

謂之荆卿荆卿好讀書擊劍

入長從忽從

元君不用其後秦伐魏置東郡徙衛元君

游過榆次與蓋聶論劍

反蓋聶曰固去也吾曩者目攝之

報蓋聶曰固去也吾曩者目攝之

軻游於邯鄲魯句踐與荆軻博爭道

也非魯句踐怒而叱之荆軻嘿而逃去

燕之狗屠及善擊筑者高漸離

反荆軻嗜酒日與狗屠及高漸離飲於燕市

筑荆軻和而歌於市中相樂也已而相泣

功董生為余其先

齊人齊有慶氏則亦

其後改姓賀此亦

然也而之燕燕人

以術說衛元君衛

又屬於野王荆軻嘗

聶怒而目之荆軻出

不稱者吾目之試往

而去榆次矣使者還

報猶整也謂不稱荆

以攝整之也

魯姓句踐名也與

有意義俗本踐作

復會荆軻既至燕愛

如字王義音子廉

日酣以往高漸離擊

於酒人乎徐廣曰飲然其為人沈深好書其豪長者相結其之燕燕之處士田光先生亦也居頃之會燕太子丹質秦亡歸燕燕太子丹秦王政生於趙其少時與丹驩及政立為秦王之遇燕太子丹不善故丹怨而亡歸歸而求為不能其後秦日出兵山東以伐齊楚三晉稍蠶燕君臣皆恐禍之至太子丹患之問其傅鞠武武對曰秦地徧天下威脅韓魏趙氏北有甘泉渭之沃擅巴漢之饒右隴蜀之山左關殺之險有餘意有所出則長城之南易水以北未有所之怨欲批其逆鱗哉批音白易反○索隱曰批謂觸擊之丹曰欲圖之居有間秦將樊於期得罪於秦王亡之武諫曰不可夫以秦王之暴而積怒於燕足

游諸侯盡與其賢待之知其非庸人者故嘗質於趙而而丹質於秦秦王報秦王者國小力長諸侯且至於燕索隱曰鞠音鞠如字人姓名也台口之固南有涇氏眾而士厲兵革足也奈何以見陵如何由對曰請入太子父而舍之鞠其心人寒甚則心是謂委肉當蹙虎

荆和

戰恐懼亦戰今以懼又况聞樊將軍之所在

之既也禍於不振矣索隱曰振救也言禍大而不可救也雖有管晏不能謂之謀

也願太子疾遣樊將軍入匈奴以滅口請西約三晉南連齊楚北

購於單于索隱曰魏國條解作講講和也今謂購謂與匈奴和

也西購於秦也其後廼可圖也太子曰大傅之計曠日彌久心惛

然恐不能須臾且非獨於此也夫樊將軍窮困於天下歸身於丹

力效不以迫於強秦而棄所哀憐之交置之匈奴是固丹命卒之

時也願大傅更慮之鞠武曰夫行危欲求安造禍而求福計淺而

怨深連結一人之後交不顧國家之大害此謂資怨而助禍矣夫

以鴻毛燎於爐炭之上必無事矣且以鷙鷂之秦行怨暴之怒豈

足道哉燕有田光先生其為人智深而勇沈可與謀太子曰願因

大傅而得交於田先生可乎鞠武曰敬諾出見田先生道太子願

圖國事於先生也田光曰敬奉教乃造焉太子逢迎却行為導跪

而蔽席徐廣曰蔽一作接一作披○索隱曰蔽音定結反蔽猶披也田光坐定左右無人太子

避席而請曰燕秦不兩立願先生留意也田光曰臣聞驥騁盛壯

之時一日而馳千里至其衰老驚馬先之今太子聞光盛壯之時不知臣精已消亡矣雖然光不敢以圖國事所善荊卿可使也太子曰願因先生得結交於荊卿可乎由光曰敬諾即起趨出太子送至門戒曰丹所報先生所言者國之大事也願先生勿泄也田光俛而笑曰諾僕行見荊卿曰光與子相善燕國莫不知今太子聞光壯盛之時不知吾形已不逮也幸而教之曰燕秦不兩立願先生留意也光竊不自外言足下於太子也願足下過太子於宮荊軻曰謹奉教田光曰吾聞之長者為行不使人疑之今太子告光曰所言者國之大事也願先生勿泄是太子疑光也夫為行而使人疑之非節俠也欲自殺以激荊卿曰願足下急過太子言光已死明不言也因遂自刎而死荊軻遂見太子言田光已死數光之言太子再拜而跪膝行流涕有頃而後言曰丹所以誠田先生母言者欲以成大事之謀也今田先生以死明不言對丹之心哉荊軻坐定太子避席頓首曰田先生不知丹之不肖使得至前敢

荆軻

有所道此天之所以哀燕而不棄其孤也○索隱曰秦無父稱孤者或謂者失辭或謂族稱子時亦併稱孤也又劉向云丹燕王惠之太子今秦有負利之心而欲不可

楚也非盡天下之地臣海內之王者其意不願合秦已請增上蓋納其地又舉兵南伐楚北臨趙王前將數千萬之衆距漳滹而李信出太原雲中趙不能支秦必入臣入臣則禍至燕燕小弱數困於兵今計舉國不足以當秦諸侯服秦莫敢合從丹之私計愚以為誠得天下之勇士使於秦關以重利○索隱曰關說也秦王貪曰索隱其勢必得所願矣誠得劫秦王使悉反諸侯侵地若曹沫之道齊桓公則大善矣則不可因爾刺殺之彼秦大將擅兵於外而內有亂則君臣相疑以其間諸侯得合從其破秦必矣此丹之上願而不知所委命唯荊卿留意焉久之荊軻曰此國之大事也臣驚下恐不足任使太子前頓首固請毋讓然後許諾於是尊荊卿為上卿會早舍太子曰造門下供大牢具異物間進車騎美女恣荊軻所欲以順適其意○索隱曰燕丹子曰荆軻太子燕東宮地荆軻所欲以順適其意也荆軻所欲以順適其意也

乘千里馬駒日馬所美即駿馬也太子與樂將軍置酒於華陽
臺出美人能鼓琴駒日好手也以玉盤盛之駒日太子過南
厚見久之荆軻未有行意秦將王翦破趙虜趙王盡收入其地進
兵北略地至燕南界太子丹恐懼乃請荆軻曰秦兵旦暮渡易水
則雖欲長侍足下豈可得哉荆軻曰微太子言臣願謁之今行而
毋信則秦未可親也夫樊將軍素主購之金千斤邑萬家誠得樊
將軍首與燕督亢之地圖徐廣曰方城縣有督亢地也秦必說見臣臣乃
得報方城有督亢地也秦必說見臣臣乃奉獻秦主秦王必說見臣臣乃
得報有以報太子曰樊將軍窮困來歸丹丹不忍以已之私而傷長
者之意願足下更慮之荆軻知太子不忍乃遂私見樊於期曰秦
之遇將軍可謂深矣父母宗族皆為戮沒小聞購將軍首金千斤
邑萬家將軍何於期仰天太息流涕曰於期每念之常痛於骨髓
顧計不知所出耳荆軻曰今有一言可以解燕國之患報將軍之
仇者何如於期乃前曰為之奈何荆軻曰願得將軍之首以獻秦
王秦王必喜而見臣臣左手把其袖右手持其胸徐廣曰持音執
荆軻一

索隱曰推謂以劍刺其背也抗然
音浪反言抗拒也其義非然

除矣將軍豈有意乎樊於期偏袒

拔音烏亂反字書作掌後曰腕

勇者奮厲必先以左手扼右腕也

隱曰切齒齒相磨切也爾雅曰治

亦爛也約今人事不可忍去腐爛

遂自剄太子聞之馳往伏屍而哭

於期首函封之於是太子豫求天

首徐廣曰徐一作陳索隱曰取之

忽染反謂以毒以試人血濡縷入

死也乃裝為遺荆卿燕國有魚

忤視反不敬也視言人畏之甚也乃令秦舞陽為副荆軻有所待

欲與俱其人居遠未來而為治

此太子曰何太子之遣往而不

之彊秦僕所以留者待吾客與

將軍之仇報而燕見陵之愧

血掖而進徐廣曰掖一作掖

此臣之日夜切齒腐心也

極哀既已不可奈何乃遂盛樊

下之利匕首得趙人徐夫人匕

日金使工以藥焯之焯音燂

無不立死者言以匕首試人

主秦舞陽年十三殺人不敢

乃令秦舞陽為副荆軻有所待

頃之未發太子遲之疑其改悔

忌哉丹請得先遣秦舞陽荆軻怒

此太子曰何太子之遣往而不

者豎子也且提一匕首入不測

請辭決矣遂發太

子及賓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至易水之上既祖取道高
漸離擊筑荆軻和而歌為變徵之聲士皆垂淚涕泣又前而為歌
曰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復為羽聲慨士皆瞋
目髮盡上指冠於是荆軻就車而去終已不顧遂至秦持千金之
資幣物厚遺秦王寵臣中庶子蒙嘉嘉為先言於秦王曰燕王誠
振怖大王之威不敢舉兵以逆軍吏願舉國為內臣比諸侯之列
給貢職如郡縣而得奉守先王之宗廟恐懼不敢自陳謹斬樊於
期之頭及獻燕督亢之地圖以封燕王拜送于庭使使以聞大王
唯大王命之秦王聞之大喜心朝服設九賓見燕使者咸陽宮荆
軻奉樊於期頭函而秦舞陽奉地圖匣以次進索隱曰匣音甲反匣亦函也
至陞秦舞陽色變振恐羣臣怪之荆軻顧笑舞陽前謝曰北蕃蠻
夷之鄙人未嘗見天子故振懼願大王少假借之使得畢使於前
秦王謂軻曰取舞陽所持地圖軻既取圖奏之秦王發圖圖窮而
匕首見因左手把秦王之袖而右手持匕首搃之未至身秦王驚

荆軻

自引而起袖絕拔劍劍長操
立拔荆軻逐秦王秦王環柱
而秦法羣臣侍殿上者不得
入殿門廷下皆心持劍以備
不測也

索隱曰謂即中非有詔召
軻乃逐秦王而卒惶急無以
計

索隱曰謂即中以其所奉藥
毒

索隱曰謂即中不知所為左右乃曰王負劍
也

索隱曰謂即中軻廢乃引其匕首以擲秦王
也

索隱曰謂即中王復擊軻軻被八創軻自知事
不成就倚柱而笑箕踞以罵曰事所以不成者以欲生劫之必得約
契以報太子也

索隱曰謂即中於是左右既前殺軻秦王不
怡者良久已而論功賞羣臣及
坐者各有差而賜夏無且黃金
二百溢曰無且愛我乃以藥囊
擊荆軻也於是秦王大怒益發兵

請趙詔王翳軍以伐燕十月而拔薊城燕王喜太子丹等盡率其
 精兵東保於遼東秦將李信追擊燕王喜代王嘉乃遣燕王喜書
 曰秦所以尤追燕急者以太子丹故也今王誠殺丹獻之秦王秦
 王必解而社稷幸得血食其後李信追丹丹匿衍水中索隱曰水名在遼東
 燕王乃使使斬太子丹欲獻之秦秦復進兵攻之後五年秦卒
 滅燕虜燕王喜其明年秦并天下號為皇帝於是秦遂太子丹
 荆軻之客皆亡高漸離名姓為嬴嬴保匿作於宋子徐廣曰嬴姓今屬
 魏索隱曰魏布韓曰實嬴於魏
 嬴子孫名姓嬴也嬴姓今屬魏
 者魏地理志而知也嬴姓今屬魏
 每出言曰彼有善有不善從者以告其主人索隱曰謂主曰彼嬴
 乃知音竊言是非家人召使前擊筑索隱曰擊筑古謂五音
 子為丈夫尊父嫗為丈人故漢書官元六王傳所云丈人謂淮陽
 也一坐稱善賜酒而高漸離念父隱畏約無窮時索隱曰約謂
 庸常畏人故去畏約所以乃退出只裝匣中筑與其善衣更容
 論語去不可與久處約也

荆軻

貌而前舉坐客皆驚下與抗禮以為上客便擊筑而歌客無不流
 涕而去者宋子傳客之徐廣曰聞於秦始皇秦始皇見人可
 者乃曰高漸離也秦皇帝惜其善擊筑重赦之乃矐其目矐其目
 索隱曰矐其目者矐其目也
 大以馬屎燻令失明使擊筑未嘗不稱善稍益近之高漸離乃以
 盆置筑中索隱曰盆置筑中復進得近擊筑扑秦皇帝
 索隱曰擊也
 踐已聞荆軻之刺秦王私曰嗟乎惜哉其不講於刺劍之術也索
 諷論不講之甚矣吾不知人也曩者吾叱之彼乃以我為莽人也
 太史公曰世言荆軻其稱太子丹之命天雨粟馬生角也索隱曰
 亦生角風俗通及論衡皆有此說仍云廡門木鳥生肉足也太
 過又言荆軻傷秦王皆非也始公孫季功董生與夏無且游具知
 其事為余道之如是自曹沫至荆軻五人此其義或成或不成然
 其立意較然索隱曰較明也不欺其志名垂後世豈妄也哉
 索隱述贊曰曹沫盟柯返魯侵地專諸進炙定吳篡位擊弟父

市報王塗廁列頸申冤操袖行事暴秦奪魄懦夫增氣

刺客列傳第二十六

李斯列傳第二十七

史記八十七

李斯者楚上蔡人也。○索隱曰地理志汝南有上蔡縣云古蔡國屬沛六國時為楚地故曰楚上蔡也。年少時為郡小吏。○索隱曰郡一作鄉內文書見吏舍廁中鼠食不潔近人大數驚恐之斯入倉觀

倉中鼠食積粟居大廡之下不見人大之憂於是李斯乃歎曰人之賢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處耳乃從荀卿學帝王之術學已成

及楚王不事而六國皆弱無可為建功者欲西入秦辭於荀卿曰斯聞得無怠今萬乘方爭時游者主事○索隱曰言萬乘爭立功成名當得與主事務也劉氏○索隱曰劉氏非云游歷今秦王欲吞天下稱帝

而治此布衣馳騫之時而游說○索隱曰秋也處卑賤之位而計不為者此禽鹿視肉人面而能強行者耳○索隱曰禽鹿猶禽獸也言

及蘇子曰人而不學譬之視肉而食揚子法言曰人而不學如故

詐莫大於卑賤而悲莫甚於窮困久處卑賤之位困苦之地非世

而惡利自託於無為此非士之情也○索隱曰非者譏也所故斯謂更士橫議之時也

將西說秦王矣至秦會莊襄王卒李斯乃求為秦相文信侯曰不
韋舍人不韋賢之任以為郎李斯因以得說說秦王曰晉人者去
其幾也○索隱曰晉人猶晉吏小人也去猶失也幾者動之微以
時也○言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小人不識動微之會故每失
幾為○非也成大功者在因瑕釁而遂忍之○索隱曰言因諸侯
除故我將說秦昔者秦穆公之霸終不東并六國者何也諸侯尚
衆周德未衰故五伯迭興更尊周室自秦孝公以來周室卑微諸
侯相兼關東為六國秦之乘勝役諸侯蓋六世矣今諸侯服秦譬
若郡縣夫以秦之疆大王之賢由龜上騷除○索隱曰言秦發并天下
不淨不足為難也足以滅諸侯成帝業為天下一統此萬世之
一時也今怠而不急就諸侯復疆相聚約從雖有黃帝之賢不能
并也秦王乃拜斯為長史聽其計陰遣謀士齎持金玉以游說諸
侯諸侯名士可下以財者厚遺結之不肯者利劍刺之離其君臣
之計秦王乃使其良將隨其後秦王拜斯為客卿會韓人鄭國來
間秦以作注漑渠已而覺秦宗室大臣皆言秦王曰諸侯人來事

秦者大抵為其主游間於秦曰請一切逐客○索隱曰一切言盡逐之也言切
者警者以利刀之割一連片無不漸者解李斯議亦在逐中斯乃上
書曰臣聞吏議逐客竊以為過矣昔繆公求士西取由余於戎東

得百里奚於宛○索隱曰秦本紀云晉獻公以百里奚為秦穆
公夫人媵於秦奚云走宛楚鄙人執之見也迎

蹇叔於宋○索隱曰秦紀又云百里奚謂穆公曰臣不如大夫
叔蹇叔曰而此莫知穆公厚幣迎之以為上大夫今蹇

詳所未求不豹公孫支於晉○索隱曰不豹白晉奔秦左氏傳有
亦未見其所以來此五子者不產於秦而繆公用之并國二十遂霸

西戎○索隱曰秦本紀穆公用由余謀伐戎王益國十二開地千
里遂霸西戎此都言五子之功故云并國二十或易為十一

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風易俗民以殷盛國以富彊百姓樂用諸
侯親服獲楚魏之師舉地千里至今治彊惠王用張儀之計拔三

川之地西并巴蜀○索隱曰秦惠王時張儀為相請伐蜀下兵三
儀死後武王欲通車三川令其伐蜀於相又三川是儀先請伐故

秦相雖弱滅蜀其茂通二川○索隱曰秦惠王時張儀為相請伐蜀下兵三
儀死後武王欲通車三川令其伐蜀於相又三川是儀先請伐故

也北收上郡南取漢中包九夷制鄢郢○索隱曰九夷即屬楚之
夷也地理志南郡江陵縣

東據成臯之險割膏腴之壤遂散六國之從使

之西面事秦功施到今昭王得范雎廢穰侯逐華陽徐廣曰華陽一作穰

公室杜私門蠶食諸侯使秦成帝業南云蠶食盡無餘也此四君

者皆以客之功由此觀之客何負於秦哉向使四君却客而不內

疏士而不用是使國無富利之實而秦無疆大之名也今陛下致

比山之玉有隨和之寶垂明月之珠服太阿之劍書曰楚王以劍

冷子干將作鐵劍三枚一曰太阿也乘織離之馬徐廣曰織離蒲梢皆

干將二曰莫耶三曰太阿也建翠鳳之旗樹靈囀之鼓禮玄注刃令

生一焉而陛下說之何也必秦國之所生然後可則是夜光之璧

不飾朝廷犀象之器不為玩好鄭衛之女不充後宮而駿良馭

不實外廐雅曰素隱曰駟音決駟音提周書曰正北以駟馭為

江南金錫不為用西蜀丹青不為采所以飾後宮充下陳曰下陳

是宛珠之簪傅璣之珥○素隱曰宛音於阮反傅於附即隨珠也

着於耳耳者珥也幾是珠之不與者或云宛珠宛地之珠也隨珠在漢水之南宛亦近漢故曰宛不幾者女飾也言女傅之珥以幾

之並辨也阿緇之衣錦繡之飾○公廣曰齊之東門將繒帛所出不進於前而隨俗

雅化徐廣曰隨俗一作修使○素隱曰佳治窈窕趙女不立於側也

夫擊瓊叩鈸彈箏搏髀而歌呼嗚嗚快耳目者直秦之聲也○素隱曰

論秦文云瓊及瓊也音於貢反在瓊器鄭衛桑間昭虞武象者○素隱曰

是者何也使意當前適觀而已矣今取人則不然不問可否不論

曲直非秦者去為客者逐然則是所重者在乎色樂珠玉而所輕

者在乎人民也此非所以跨海內制諸侯之術也臣聞地廣者粟

多國大者人衆兵彊則士勇是以太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河

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知衆庶故能明其德○素隱曰

不辭水故能成其大泰山不辭土石故能成其高是以地無四方民

無異國四時充美鬼神降福此五帝三王之所以無敵也今乃棄

黔首以資敵國○素隱曰資給也却賓客以業諸侯使天下之士退而不

敢西向裏足不入秦此所謂藉寇兵而齎盜糧者也○素隱曰藉音積夜反齎音

遺也音子或為資義亦通夫物不產於秦可寶者多土不產於秦而
 賴忠者眾今逐客以資敵國損民以益讎內自虛而外樹怨於諸
 侯求國無危不可得也秦王乃除逐客之令復李斯官新序曰斯
 下尊主為皇帝以斯為丞相夷郡縣城銷其兵刃示不復用使秦
 無尺土之封不立子弟為王功臣為諸侯者使後無戰攻之患始
 皇三十四年置酒咸陽宮博士僕射周青臣等頌稱始皇威德齊
 人淳于越進諫曰臣聞之殷周之王千餘歲封子弟功臣自為支
 輔今陛下有海內而子弟為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患臣無輔弼
 何以相救哉事不師古而能長久者非所聞也今臣青等又面諛
 以重陛下過非忠臣也索隱曰重音逐始皇下其議丞相丞相
 謬其說絀其辭乃上書曰古者天下散亂莫能相一是以諸侯並
 作語皆道古以害今飾虛言以亂實人善其所私學以非上所建
 立今陛下并有天下辨白黑而定一尊索隱曰劉氏云前時國
 李斯

辨其真今乃分別白黑也秦始皇并六國而私學乃相與非法教
天下海內共尊立一帝故云定一尊之制聞令下即各以其私學議之入則心非出則巷議非王以為
 名異趣以為高率羣下以造謗如此不禁則王勢降乎上黨與成
 乎下禁之使臣請諸有文學詩書百家語者蠲除去之令到滿三
 十日弗去黥為城旦所不去者毀園築種樹之書若有欲學者
 以吏為師始皇可其議收去詩書百家之語以愚百姓使天下無
 以古非今明法度定律令皆以始皇起同文書治離宮別館周遍
 天下明年又巡狩外攘四夷斯皆有力焉斯長男由為三川守諸
 男皆尚秦公主女悉嫁秦諸公子三川守李由皆歸咸陽李斯置
 酒於家百官長皆前為壽門廷車騎以千數李斯喟然而歎曰嗟
 乎吾聞之荀卿曰物禁太盛夫斯乃上蔡布衣閭巷之黔首上不
 知其驚下遂擢至此當今人臣之位無居臣上者可謂富貴極矣
 物極則衰吾未知所稅駕也索隱曰稅駕猶解駕言休息也李
 結何處也始皇三十七年十月行出游會稽並海上北抵琅邪承

相斯中車府令趙高兼行符璽令事皆從始皇有二十餘子長子扶蘇以數直諫上使監兵上郡蒙恬為將少子胡亥愛請從上許之餘王莫從辨十隱姓名遺秦將章邯書曰李斯為秦王死封文暢在其年七月始皇帝至沙丘病甚令趙高為書賜公子扶蘇曰以兵屬蒙恬與喪會咸陽而葬書已封未授使者始皇崩書及璽皆在趙高所獨子胡亥丞相李斯趙高及幸宦者五六人知始皇崩餘羣臣皆莫知也李斯以為上在外崩無真太子故秘之置始皇居輜輳車中作輜輳車一百官奏事上食如故宦者輒從輜輳車中可諸奏事文類曰輜輳車如今喪輜輳車也孟康曰如衣車有口輜輳車其形趙高因留所賜扶蘇璽書而謂公子胡亥曰上崩無詔封王諸子而獨賜長子書長子至即立為皇帝而子無尺寸之地為之奈何胡亥曰固也吾聞之明君知臣明父知子父捐命不封諸子何可言者趙高曰不然方今天下之權存亡在子與高及丞相耳願子圖之且夫臣人與見臣於人制人與見制於人豈

李斯

可同日道哉胡亥曰廢兄而立弟是不義也不奉天詔而畏死是不孝也能薄而材譎史記音隱字顯反○索隱曰劉氏音將淺反異彊因人之功是不能也三者逆德天下不服身殆傾危社稷不血食高曰之間湯武殺其王天下稱義焉不為不忠衛君殺其父而衛國載其德孔子著之不為不孝夫大行不小謹盛德不辭讓鄉曲各有宜而百官不同功胡顧小而忘大後必有害狐疑猶豫後必有悔斷而敢行鬼神避之後有成功願子遂之胡亥喟然歎曰今大行未發喪禮未終豈宜以此事干丞相哉趙高曰時乎時乎間不及謀羸糧躍馬唯恐後時胡亥既然高之言高曰不與丞相謀恐事不能成臣請為子與丞相謀之高乃謂丞相斯曰上崩賜長子書與喪會咸陽而立為嗣書未行今上崩未有知者也將賜長子書及符璽皆在胡亥所定太子在君侯與高之口耳事將何如斯曰安得亡國之言此非人臣所當議也高曰君侯自料能孰與蒙恬功高孰與蒙恬謀遠不失孰與蒙恬無怨於天下孰與

五十一

蒙恬長子奮而信之孰與蒙恬斯曰此五者皆不及蒙恬而君責之何深也高曰高固內官之厮役也幸得以刀筆之文進入秦宮管事二十餘年未嘗見秦免罷丞相功臣有封及二世者也卒皆以誅亡皇帝二十餘子皆君之所知長子剛毅而武勇信人而奮士即位必用蒙恬為丞相君侯終不懷通侯之印歸於鄉里明矣高受詔教習胡亥使學以法事數年矣未嘗見過失慈仁篤厚輕財重士辯於心而詘於口盡禮敬士秦之諸子未有及此者可以為嗣君計而定之斯曰君其反位斯奉主之詔聽天之命何慮之可定也高曰安可危也危可安也安危不定何以貴聖斯曰斯上蔡閭巷布衣也上幸擢為丞相封為通侯子孫皆至尊位重祿者故將以存亡安危屬臣也豈可負哉夫忠臣不避死而庶幾曰諫諍忠目之節本不避死言已心今孝子不勤勞而見危人臣各守其職而已矣君其勿復言將令斯得罪高曰蓋聞聖人遷徙無常就變而從時見末而知本觀形而制歸物固有之安得常法哉方今天

下之權命懸於胡亥高能得志焉且夫從外制中謂之惑從下制

上謂之賊故秋霜降者草花落水搖動者萬物作者素隱曰水搖

動也是春時而萬物皆生也此必然之效也君何見之晚斯曰吾聞晉易太子

三世不安齊和兄弟爭位身死為戮紂殺親戚不聽諫者國為丘

墟遂危社稷三者逆天宗廟不血食斯其猶人哉安足為謀言我今日猶是人人道守順首高曰上下合同可以長久中外若

一事無表裏君聽目之言言我今日猶是人人道守順首長有封侯世世稱孤必有喬松之壽

孔墨之智今釋此而不從禍及子孫足以為寒心善者因禍為福

君何處焉斯乃仰天而歎垂淚太息曰嗟乎獨遭亂世既以不能

死安託命哉於是斯乃聽高高乃報胡亥曰臣請奉太子之明命

以報丞相丞相斯敢不奉令於是乃相與謀詐為受始皇詔丞相

立子胡亥為太子更為書賜長子扶蘇曰朕巡天下禱祠名山諸

神以延壽命今扶蘇與將軍蒙恬將師數十萬以屯邊十有餘年

矣不能進而前士卒多耗無尺寸之功乃反數上書直言誹謗我

矣不能進而前士卒多耗無尺寸之功乃反數上書直言誹謗我

所為以不得罷歸為太子日夜怨望扶蘇為人子不孝其賜劍以
自裁將軍恬與扶蘇居外不匡正宜知其謀為人臣不忠其賜死
以兵屬裨將王離封其書以皇帝璽遣胡亥客奉書賜扶蘇於上
郡使者至發書扶蘇泣入內舍欲自殺蒙恬止扶蘇曰陛下居外
未立太子使臣將三十萬眾守邊公子為監此天下重任也今一
使者來即自殺安知其非詐請復請復請而後死未暮也使者數
趣之扶蘇為人仁謂蒙恬曰父而賜子死尚安復請即自殺蒙恬
不肯死使者即以屬吏繫於陽周徐廣曰使者還報胡亥斯高大
喜至咸陽發喪太子立為二世皇帝以趙高為郎中令常侍中用
事二世燕居乃召高與謀事謂曰夫人生居世間也譬猶騁六驥
過決隙也吾既已臨天下矣欲悉耳目之所好窮心志之所樂以
安宗廟而樂萬姓長有天下終吾年壽其道可乎高曰此賢主之
所能行也而昏亂主之所禁也臣請言之不敢避斧鉞之誅願陛
下少留意焉夫沙丘之謀諸公子及大臣皆疑焉而諸公子盡帝

兄大臣又先帝之所置也陛下初立此其屬意快快皆不服恐
為變且蒙恬已死蒙毅將居外巨戰戰栗栗唯恐不終且陛下
安得為此樂乎二世曰為之奈何趙高曰嚴法而刻刑令有罪者
相坐誅至收案威大臣而遠骨肉貧者富之賤者貴之盡除去先
帝之故臣更置陛下之所親信者近之此則陰德歸陛下害除而
姦謀塞羣臣莫不被潤澤蒙厚德陛下則高枕肆志寵樂矣計莫
出於此二世然高之言乃更為法律於是羣臣諸公子有罪輒下
高令鞠治之殺大臣蒙毅等公子十二人慘死咸陽市十公主死
死於社社音隱曰死於社音隱曰死於社音隱曰死於社音隱曰死於社音隱曰
官相連坐者不可勝數公子高欲奔恐收族乃上書曰先帝無恙
時臣入則賜食出則乘輿御府之衣臣得賜之中廐之寶馬臣得
賜之臣當從死而不能為人子不孝為人臣不忠不忠者無名以
立於世臣請從死願葬鄴山之足唯上幸哀憐之書上胡亥大說
召趙高而示之曰此可謂急乎趙高曰人臣當憂死而不暇何變

之得謀胡亥可其書賜錢十萬以葬法令誅罰日益刻深羣臣人
人自危欲畔者衆又作阿房之宮治直馳道賦歛愈重戍徭無已
於是楚戍卒陳勝吳廣等乃作亂起於山東傑俊相立自置為侯
王叛秦兵至鴻門而却李斯數欲請間諫二世不許而二世責問
李斯曰吾有斯議而有所聞於韓子也曰堯之有天下也堂高三
尺采椽不斲徐廣曰采一名櫨一作柞○索隱曰櫨音木也茅茨不翦雖逆旅之
宿不勤於此矣冬日鹿裘夏日葛衣粢糲之食○索隱曰粢音糲者
積也糲者藜藿之羹飯土甌一作廣曰啜土劍刑雖監門之養不穀
於此矣徐廣曰穀音學穀一作穀推也○索隱曰爾雅云穀盡也
言監門下人飯猶不盡此若徐氏云一作穀則字直作穀
餽飢禹鑿龍門通大夏疏九河曲九防決滄水致之海徐廣曰致
而股無胼胼音皮脛無毛手足胼胝面目黎黑遂以死于外葬於會
稽臣虜之勞不烈於此矣然則夫所貴於有天下者豈欲苦形勞
神身處逆旅之宿口食監門之養手持臣虜之作哉此不肖人之
所勉也非賢者之所務也彼賢人之有天下也專用天下適已而

李斯

已矣此所以貴於有天下也夫所謂賢人者必能安天下而治萬
民今身且不能利將惡能治天下哉故吾願賜志廣欲長享天下
而無害為之奈何李斯子由為三川守羣盜吳廣等西略地過去
弗能禁章邯以破逐廣等兵使者後案三川相屬謂讓斯居三公
位如何令盜如此李斯恐懼重爵祿不知所出乃阿二世意欲求
容以書對曰夫賢主者必且能全道而行督責之術者也○索隱
察也察其罪責也督責之則臣不敢不竭能以徇其主矣此臣主之
分定上下之義明則天下賢不肖莫敢不盡力竭任以徇其君矣
是故主獨制於天下而無所制也能窮樂之極矣賢明之主也可
不察焉故申子曰有天下而不恣睢○索隱曰恣音資二反睢音
恣也命之曰以天下為桎梏者無他焉不能督責而顧以其身勞
於天下之民若堯禹然故謂之桎梏也夫不能修申韓之明術行
督責之道專以天下自適也而徒務苦形勞神以身徇百姓則是
黔首之役非畜天下者也何足貴哉夫以人徇己則己貴而人賤

以已徇人則已賤而人貴故徇人者賤而人所徇者貴自古及今未有不然者也凡古之所為尊賢者為其貴也而所為惡不肖者為其賤也而堯禹以身徇天下者也因隨而尊之則亦失所為尊賢之心矣夫可謂大繆矣謂之為桎不亦宜乎不能督責之過也故韓子曰慈母有敗子而嚴家無格虜者何也索隱曰格強悍也格得奴僕也則能罰之加焉必也故商君之法刑棄灰於道者夫棄灰薄罪也而被刑重罰也彼唯明主為能深督輕罪夫罪輕且督深而況有重罪乎故民不敢犯也是故韓子曰布帛尋常庸人不釋索隱曰八尺曰尋倍尋曰常以言其少也庸人非釋者謂不釋庸人見則取之不釋以其罪輕也故下云罰不必行則庸人常釋尋繅金百鎰盜跖不搏者索隱曰爾雅云繅美也言百鎰不取者為其多而罪重也故下云博必隨手刑盜跖不搏也非搏跖也取也凡鳥翼擊物必轉足取攫故人取物亦云搏也非庸人之心重尋常之利深而盜跖之欲淺也又不以盜跖之行為輕百鎰之重也搏必隨手刑則盜跖不搏百鎰而罰不必行也則庸人不釋尋常是故城高五丈而樓季不輕犯也辯類曰樓季

李斯

子口樓季子口樓季泰山之高百仞而跛牾牧其上詩云牾羊嬰首夫樓季也而難五丈之限豈跛牾也而易百仞之高哉峭壑之勢異也索隱曰峭峻也高也音七笑反壑音漸以言峭峻則難登也之所以能久處尊位長執重勢而獨擅天下之利者非有異道也能獨斷而審督責必深罰故天下不敢犯也今不務所以不犯而事慈母之所以敗子也則亦不察於聖人之論矣夫不能行聖人之術則舍為天下役何事哉可不哀耶索隱曰舍猶廢也止也貴之術則已廢止何為勸身苦心為天且夫儉節仁義之人立於下所役是何哉可不哀耶索隱曰言其非也且夫儉節仁義之人立於朝則荒肆之樂輟矣諫論理之臣開於側則流漫之志誅矣烈士死節之行顯於世則淫康之虞廢矣故明主能外此三者而獨操主術以制聽從之臣而脩其明法故身尊而勢重也凡賢主者必將能拂世摩俗而廢其所惡立其所欲索隱曰拂音弗世音與必將能拂世摩俗而廢其所惡立其所欲索隱曰拂音弗世音與以明君獨斷故權不在臣也然後能滅仁義之塗掩馳說之口困

烈士之行塞聰揜明內獨視聽故外不可傾以仁義烈士之行而
內不可奪以諫說忿爭之辯故能犛然獨行恣睢之心而莫之敢
逆若此然後可謂能明申韓之術而脩商君之法法脩術明而天
下亂者未之聞也故曰王道約而易操也唯明主為能行之若此
則謂督責之誠則臣無邪臣無邪則天下安天下安則主嚴尊主
嚴尊則督責必督責必則所未得所未得則國家富國家富則君
樂豐故督責之術設則所欲無不得矣羣臣百姓救過不給何變
之敢圖若此則帝道備而可謂能明君臣之術矣雖申韓復生不
能加也書奏二世悅於是行督責益嚴稅民深者為明吏二世曰
若此則可謂能督責矣刑者相半於道而死人日成積於市殺人
衆者為忠臣二世曰若此可謂能督責矣初趙高為郎中令所殺及
報私怨衆多恐大臣入朝奏事毀惡之乃說二世曰天子所以貴
者但以聞聲羣臣莫得見其面故號曰朕且陛下富於春秋未必
盡通諸事徐廣曰通今坐朝廷譴舉有不當者則見短於大臣非

李斯

所以示神明於天下也且陛下深拱禁中與臣及侍中習法者待
事事來有以揆之徐廣曰揆一作撥也如此則大臣不敢奏疑事天下稱聖
主矣二世用其計乃不坐朝廷見大臣居禁中趙高常侍中用事
事皆決於趙高高聞李斯以為言乃見丞相曰關東羣盜多今上
急益發繇繇治阿房宮○索隱曰房音旁一如字聚狗馬無用之物臣欲諫為位
賤此真君侯之事君何不諫李斯曰固也吾欲言之久矣今時上
不坐朝廷上居深宮吾有所言者不可傳也欲見無間趙高謂曰
君誠能諫請為君候上間語君於是趙高待二世方燕樂婦女居
前使人告丞相上方間可奉事丞相至宮門上謁如此者三二世
怒曰吾常多間日丞相不來吾方燕私丞相輒來請事丞相豈少
我哉且固我哉○索隱曰相以我初故輕我也一云固趙高因曰
如此殆矣夫沙丘之謀丞相與焉今陛下已立為帝而丞相貴不
益此其意亦望裂地而王矣且陛下不問臣臣不敢言丞相長男
李由為三川守楚盜陳勝等皆丞相傍縣之子以故楚盜公行徐

謂一作過三川城守不肯擊高聞其父書相往來未得其審故未敢以聞且丞相居外權重於陛下二世以為然欲察丞相恐其不審乃使人案驗三川守與盜通狀李斯聞之是時二世在甘泉方作殿抵優俳之觀應劭曰戰國之時稍增講武之禮以為戲樂用相夸示而秦更名曰角抵角者角特也者相抵觸也文頴曰案秦名此樂為角抵兩兩相當角力角彼競射御故曰角抵也朝案嚴抵即角抵也李斯不得見因上書言趙高之短曰臣聞之臣疑其君無不危國妾疑其夫無不危家今有大臣於陛下擅利擅害與陛下無異此甚不便昔者司城子罕相宋身行刑罰以威行之暮年遂劫其君田常為簡公臣爵列無敵於國私家之富與公家均布惠施德下得百姓上得羣臣陰取齊國殺宰子於庭即弒簡公於朝遂有齊國此天下所明知也今高有邪佚之志危反之行如子罕相宋也私家之富若田氏之於齊也兼行田常子罕之逆道而劫陛下之威信其志若韓非為韓安相也○索隱曰非公或鄭之嗣君案表韓非事昭侯昭侯已下四代陛下不圖臣恐其為變也二世曰何哉夫高故

季斯

官人也然不為安肆志不以危易心潔行脩善自使至此以忠得進以信守位朕實賢之而君疑之何也且朕少失先人無所識知不習治民而君又老恐墮天下絕矣朕非屬趙君當誰任哉且趙君為人精廉彊力下知人情上能適朕君其勿疑李斯曰不然夫高故賤人也無識於理貪欲無厭求利不止列勢次主求欲無窮臣故曰殆二世已前信趙高恐李斯殺之乃私告趙高高曰丞相所患者獨高高已死丞相即欲為田常所為於是二世曰其以李斯屬郎中令趙高案治李斯李斯拘執束縛居圜中仰天而歎曰嗟乎悲夫不道之君何可為計哉昔者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吳王夫差殺伍子胥此三臣者豈不忠哉然而不免於死身死而所忠者非也今吾智不及三子而二世之無道過於桀紂夫差吾以忠死宜矣且二世之治豈不亂哉日者夷其兄弟而自立也殺忠臣而貴賤人作為阿房之宮賦斂天下吾非不諫也而不吾聽也凡古聖王飲食有節車器有數宮室有度出令造事如費

而無益於民利者禁故能長久治安今行逆於昆弟不顧其咎侵殺忠臣不思其殃大為宮室厚賦天下不愛其費三者已行天下不聽今反者已有天下之半矣而心尚未寤也而以趙高為佐吾必見寇至咸陽麋鹿游於朝也於是二世乃使高案丞相獄治罪責斯與子由謀反狀皆收捕宗族賓客趙高治斯榜掠千餘不勝痛自誣服斯所以不死者自負其辯有功實無反心幸得上書自陳幸二世之寤而赦之李斯乃從獄中上書曰臣為丞相治民三十餘年矣建秦地之陝隘先王之時秦地不過千里兵數十萬臣盡薄材謹奉法令陰行謀臣資之金玉使游說諸侯陰脩甲兵飾政教官闕士卑功臣盛其爵祿故終以脅韓弱魏破燕趙夷齊楚卒兼六國虜其王立秦為天子罪一矣地非不廣又北逐胡貉南定百越以見秦之疆罪二矣尊大臣盛其爵位以固其親罪三矣立社稷脩宗廟以明主之賢罪四矣更剋畫平斗斛度量文章布之天下以樹秦之名罪五矣治馳道興游觀以見主之得意罪六

李斯

矣緩刑罰薄賦斂以遂主得衆之心萬民戴主死而不忘罪七矣若斯之為臣者罪足以死固久矣上幸盡其能力乃得至今願陛下察之書上趙高使吏棄去不奏曰囚安得上書趙高使其客十餘輩詐為御史謁者待中更往覆訊斯斯更以其實對輒使人復榜之後二世使人驗斯斯以為如前終不敢更言辭服奏當上二世喜曰微趙君幾為丞相所賣及二世所使案三川之守至則頃梁已擊殺之使者來會丞相下吏趙高皆妄為反辭二世二年七月具斯五刑論胥斬咸陽市斯出獄與其中子俱執顧謂其中子曰吾欲與若復牽黃犬俱出上蔡東門逐狡兔豈可得乎遂父子相哭而夷三族李斯已死二世拜趙高為中丞相事無大小輒決於高高自知權重乃獻鹿謂之馬二世問左右此乃鹿也左右皆曰馬也二世驚自以為惑乃召太卜令卦之太卜曰陛下春秋郊祀奉宗廟鬼神齋戒不明故至于此可依盛德而明齋戒於是乃入上林齋戒日游弋獵有行人入上林中二世自射殺之趙高教

其女婿咸陽令閻樂劾不知何人賊殺人移上林高乃諫二世曰
天子無故賊殺不辜人此上帝之禁也鬼神不享天且降殃當遠
避害以穰之二世乃出居望夷之宮留三日趙高詐詔衛士令士
皆素服持兵內鄉入告二世曰山東羣盜兵大至二世上觀而見
之恐懼高即因劫令自殺引壘而佩之左右百官莫從上殿殿欲
環者三高自知天弗與羣臣弗許乃召始皇弟授之壘徐廣曰一本
也○索隱曰劉氏云弟字嬰者子嬰即位患之乃稱
疾不聽事與宦者韓談及其子謀殺高高上謂請病因召入令韓
談刺殺之夷其三族子嬰立三月沛公兵從武關入至咸陽羣臣
百官皆畔不適徐廣曰適子嬰與妻子自係其頸以組降轍道旁
沛公因以屬吏項王至而斬之遂以亡天下

太史公曰李斯以閭閻歷諸侯入事秦因以瑕釁以輔始皇卒成
帝業斯為三公可謂尊用矣斯知六藝之歸不務明政以補主上
之缺持爵祿重阿順苟合嚴威酷刑聽高邪說廢適立庶諸侯已

李斯

畔斯乃欲諫爭不亦末乎人皆以斯極忠而被五刑死察其本乃
與俗譏之異不然斯之功且與周邵列矣

索隱述贊曰胤在所居人固擇地斯效智力功立名遂置酒咸
陽人臣極位一夫誑惑變易神器國喪身誅本同末異

史記第八十七

史記八十八

蒙恬列傳第二十八

蒙恬者其先齊人也恬大父蒙驁

索隱曰驁音越又鄒氏音五到反

自齊事秦昭

王官至上卿秦莊襄王元年蒙驁

為秦將伐韓取城皐滎陽作置

三川郡二年蒙驁攻趙取三十七

城始皇三年蒙驁攻韓取十三

城五年蒙驁攻魏取二十城作置

東郡始皇七年蒙驁卒驁子曰

武武子曰恬恬嘗書獄典文學

索隱曰謂恬嘗學獄法遂作獄官文學

始皇二十三

年蒙武為秦裨將軍與王翦攻楚大破之殺項燕二十四年蒙武

攻楚虜楚王蒙恬弟毅始皇二十六年蒙恬因家世得為秦將攻

齊大破之拜為內史秦已并天下乃使蒙恬將三十萬眾北逐戎

狄收河南築長城因地形用制險塞起臨洮

徐廣曰屬隴西

至遼東延袤

萬餘里於是渡河據陽山

徐廣曰陰山

在河南陽山在河北

北暴師於外十餘年居上郡是時蒙恬威振匈奴始皇甚尊寵蒙

氏信任賢之而親近蒙毅位至上卿出則參乘入則御前信任外

事而毅常為內謀名為忠信故雖諸將相莫敢與之爭焉趙高者

諸趙疏遠屬也趙高昆弟數人比

生隱宮徐廣曰為官者○索隱曰趙姓並宮之故云兄弟生於隱宮也其母被刑僂世世卑賤秦

王聞高彊力通於獄法舉以為中

車府令高即私事公子胡亥喻

之決獄高有大罪秦王令蒙毅法

治之毅不敢阿法當高死罪除

其官籍帝以高之敦於事也

赦之復其官爵始皇欲游

天下道九原直抵甘泉乃使蒙恬

通道自九原抵甘泉壘山堙谷

千八百里道未就始皇三十七年

冬行出游會稽並海止日並音

反浪北走琅邪索隱曰走音去

道病使蒙毅還禱

山川未反始皇至沙丘崩秘之君

臣莫知是時丞相李斯少子胡

亥中車府令趙高常從高雅得志

於胡亥欲立之又怨蒙毅法治

之而不為已也因有賊心乃與丞

相李斯公子胡亥陰謀立胡亥

為太子太子已立遣使者以罪阻

公子扶蘇蒙恬死扶蘇已死家

恬疑而復請之使者以蒙恬屬帝

更置胡亥以李斯舍人為

使者還報胡亥已聞扶蘇死即必

釋蒙恬趙高恐蒙氏復貴而用

事怨之毅還至趙高因為胡亥

心計欲以滅蒙氏乃言曰臣聞先

帝欲舉賢立太子父矣而毅諫

口不可若知賢而愈不立則是不

忠而惑主也索隱曰愈一作人則命即踰也音史

以臣愚意不忠

誅之胡亥聽而擊蒙毅於代則

囚蒙恬於陽周喪至咸陽已葬

太子立為二世皇帝而趙高親

心日夜毀惡蒙氏求其罪過與

之子嬰進諫曰臣聞故趙王遷

殺其良臣李牧而用顏聚燕王喜

陰用荊軻之謀而倍秦之約齊

王建殺其故世忠臣而用后勝之

讖此三君者皆各以變古者失

其國而殃及其身今蒙氏秦之大

臣謀士也而主欲一旦棄去之

口竊以為不可臣聞輕慮者不可

以治國獨智者不可以有君

誅殺忠臣而立無節行之

人是內使群臣不相信而外使

斷士之意離也臣竊以為不可胡

亥不聽而遣御史曲宮乘傳之

令蒙毅曰先主欲立

太子而卿難之今丞相以卿為

不忠罪及其宗朕不忍乃賜卿死

亦甚幸矣卿其圖之毅對曰以

口不能得先王之意則臣少宦順

事怨之毅還至趙高因為胡亥

心計欲以滅蒙氏乃言曰臣聞先

帝欲舉賢立太子父矣而毅諫

口不可若知賢而愈不立則是不

忠而惑主也索隱曰愈一作人則命即踰也音史

以臣愚意不忠

誅之胡亥聽而擊蒙毅於代則

囚蒙恬於陽周喪至咸陽已葬

太子立為二世皇帝而趙高親

心日夜毀惡蒙氏求其罪過與

幸安世可謂知音矣。索隱曰：此多殺言也。少事雖皇順旨，以臣不

知太子之能，則太子獨從周旋。今下去諸公子，絕遠臣無所疑矣。

夫先主之舉用太子，數年之積，臣乃何言之敢諫？何慮之敢謀？

非敢飾辭以避死也。為羞更先主之名，願大夫為慮焉。使臣得死，

情實且夫順成全者，道之所貴也。刑殺者，道之所卒也。昔者秦穆

公殺三良而死，百里奚而非甘，罪也。故立號曰繆昭襄王，殺武

安君白起，楚平王殺伍奢，吳王夫差殺伍子胥，此四君者皆為大

失而天下非之，以其君為不明也。是難於諸侯。索隱曰：言其惡

而難於諸侯，故曰用道者不殺無罪而罰不加於無辜。

唯大夫留心使君知胡亥之意，聽蒙毅之言，遂殺之二世，又遣

使者之陽周令蒙恬曰：君之過矣，而卿弟毅有大罪，法及內史。

恬曰：自吾先父及至子孫，積功，臣於秦三世矣。今日將兵三十餘

萬身，雖囚繫其勢足以倍畔，然臣知必死而守義者不敢辱先人

之教，以不忘先王也。昔周成王初立，未離襁褓，周公旦召王以朝

蒙恬

卒定天下，及成王有病甚殆，公旦自揃其爪以沈於河，曰：王未有

識，是且執事有罪，故旦受其不祥，乃書而藏之。記府可謂信矣。及

王能治國，有賊且言，周公旦欲為亂，父矣。王若不備，必有大事。王

乃大怒，周公旦走而奔於楚。成王觀於記府，得周公旦沈書，乃流

涕，曰：孰謂周公旦欲為亂乎？殺言之者而反，周公旦故周書曰：必

參而伍之。索隱曰：參，謂三也。伍，謂五也。今恬之宗世無二心而事卒如

此，是必孽臣逆亂。一作：作：內陵之道也。夫成王失而復振，則卒昌

桀殺閔龍逢，紂殺王子比干，而不悔身死，則國士臣故曰：過可振

而諫可貴也。索隱曰：此故曰者，必先志有此言，然後引之以成

其過乃可救也。察於參伍，上聖之法也。凡臣之言，非以求免於咎

也將以諫而死，願陛下為萬民思從道也。使者曰：臣受詔行法於

將軍，不敢以將軍言聞於上也。蒙恬喟然太息曰：我何罪於天，無

過而死乎？良久，徐曰：恬罪固當死矣。起臨洮，屬之遼東，城墮萬餘

里，此其中不能死絕地脈哉！此乃恬之罪也。乃吞藥自殺。

太史公曰吾適北邊自直道歸行觀蒙恬所為築築長城亭障墾山理谷通直道固輕百姓力矣夫秦之初滅諸侯天下之心未定瘼傷者未瘳而恬為名將不以此時彊諫振百姓之急養老存孤務修衆庶之和而阿意興功此其兄弟遇誅不亦宜乎何乃罪地服哉

索隱述贊曰蒙氏秦將內史忠賢長城首築千里安邊趙高矯制扶蘇死焉絕地何罪勞人是無呼大欲誦三代良然

史記蒙恬列傳第二十八

張耳陳餘列傳第二十九

索隱曰張耳吳楚勢作楚漢位將齊懷從沛之心咸享晉河之業

列侯之上家傳累代之基長沙

史記八十九

張耳者大梁人也

其少時及魏公子毋忌為

客張耳嘗亡命游外黃

也

志外黃屬陳留

其美嫁庸奴立其夫徐廣曰

去抵父客

張耳乃謂女

曰必欲求賢

從張耳女聽乃卒為請決嫁之張耳

張耳是時脫身游

其家厚奉給張耳張耳以故致千

里客乃宦魏為外黃令名由此益賢

陳餘者亦大梁人也

好儒術數游趙苦陘

中嶺富人公乘氏以其女妻之

亦知陳餘非庸人也餘年少父事

張耳兩人相與為刎頸交

秦之滅大梁也張

耳家外黃高祖為布衣時嘗數從張耳

游客數月秦滅魏數歲已

聞此兩人魏之名士也

購求有得張耳千金陳餘五百金張耳陳

餘乃變名姓俱之陳為里監門張晏曰監門以自食兩人相對里

吏嘗有過答陳餘陳餘欲起張耳躡之徐廣曰使受答吏去張耳

乃引陳餘之桑下而數之曰始吾與公言何如今見小辱而欲死

一吏乎陳餘然之秦詔書購求兩人兩人亦反用門者以令里中

索隱曰案門者陳餘耳也自以其名而号令里中詎更別求也陳涉起斬至入陳兵數萬張耳

陳餘上謁陳涉涉及左右生平素聞張耳陳餘賢未嘗見見即大

喜陳中豪傑父老乃說陳涉曰將軍身被堅執銳率士卒以誅暴

秦復立楚社稷存亡繼絕功德宜為王且夫監臨天下諸將不為

王不可願將軍立為楚王也陳涉問此兩人兩人對曰夫秦為無

道破人國家滅人社稷絕人後世罷百姓之力盡百姓之財將軍

瞋目張膽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為天下除殘也今始至陳而王

之示天下私願將軍毋王急引兵而西還人立六國後自為樹黨

為秦益敵也敵多則力分與眾則兵彊如此野無交兵縣無守城

誅暴秦據咸陽以令諸侯諸侯亡而得立以德報之如此則帝業

六國 蘇秦

成矣今獨王陳恐天下解也陳涉不聽遂立為王陳餘乃復說陳

王曰大王與梁楚而西務在入關未及收河北也臣嘗游趙知其

豪桀及地形願請奇兵北略趙地於是陳王以故所善陳人武臣

為將軍邵騷為護軍以張耳陳餘為左右校尉子卒三千人北略

趙地武臣等從白馬渡河白馬縣在魏郡秦為亂政虐刑以殘賊天下數十

諸縣說其豪桀曰趙地有長城之域南有五嶺之戍秦為亂政虐刑以殘賊天下數十

年矣北有長城之域南有五嶺之戍漢書音義曰嶺有五因以為名

張氏廣州記云大庾嶺安外內騷亂百姓罷敝頭會箕歛義漢書音義曰嶺有五因以為名

家人頭歛出以供軍費財匱力盡民不聊生重之以苛法峻刑使

天下父子不相安陳王奮臂為天下倡始王楚之地方二千里莫

不響應家自為怒人自為闕各報其怨而攻其讎縣殺其令丞郡

殺其守尉今已張大楚王陳使吳廣周文將卒百萬西擊秦於此

時而不成封侯之業者非人豪也諸君試相與計之夫天下同心

而苦秦久矣因天下之力而攻無道之君報父兄之怨而成割地

有土之業此士之一時也豪桀皆然其言乃行收兵得數萬人號
武臣為武信君下趙十城餘皆城守莫肯下乃引兵東北擊范陽
范陽人蒯通說范陽令曰漢書曰蒯通竊聞公之將死故弔雖然賀
公得通而生范陽令曰何以弔之對曰秦法重足下為范陽令十
年矣殺人之父孤人之子斷人之足黥人之首不可勝數然而慈
父孝子莫敢傳刃徐廣曰公之腹中者物挿地皆為傳李晉曰東方人畏秦法
耳今天下大亂秦法不施然則慈父孝子且傳刃公之腹中以成
其名此臣之所以弔公也今諸侯畔秦矣武信君兵且至而君堅
守范陽少年皆爭殺君下武信君若急遣臣見武信君可轉禍為
福在今矣范陽令乃使蒯通見武信君曰足下必將戰勝然後略
地攻得然後下城臣竊以為過矣誠聽臣之計可六攻而降城不
戰而略地傳檄而千里定可乎武信君曰何謂也蒯通曰今范陽
令宜殺蒯通其士卒以守戰者也怯而畏死貪而重賞員故欲先天
下降畏君以為秦所置更誅殺如前十城也然今范陽少年亦方

張耳陳餘

殺其令自以城距君君何不齊官侯印拜范陽令范陽令以城
下君少年亦不敢殺其令今范陽令乘朱輪華轂使驅車於前
燕趙郊見之皆曰此范陽令先下者也即喜矣燕趙城可毋戰而
降也此臣之所謂傳檄而千里定者也武信君從其計因使蒯通
賜范陽令侯印趙地聞之不戰以城下者三十餘城至邯鄲張耳
陳餘聞周章軍入關至戲却蘇林曰戲地又聞諸將為陳王徇地
多以讒毀得罪誅怨陳主不用其策不以為將而以為校尉乃說
武臣曰陳王起霸至陳而王非必立六國後將軍今以三千人下
趙數十城獨介居河北暗助言云介音現不王無以填之且陳王
聽讒還報恐不脫於禍又不如立其兄弟不即立趙後將軍毋失
時時間不容息意曰以言舉事不可失時時武臣乃聽之遂
立為趙王以陳餘為大將軍張耳為右丞相邵騷為左丞相使人
報陳王陳王大怒欲盡族武臣等家而發兵擊趙陳王相國房君
諫曰秦未亡而誅武臣等家此又生一秦也不如因而賀之使急

引兵西擊秦陳王然之從其計徙擊武臣等家宮中封張耳子敖
為成都君陳王使使者賀趙令趣發兵西入關張耳陳餘說武臣
曰王王趙非楚意特以計賀王楚已滅秦必加兵於趙願王毋西
兵北徇燕代南收河內以自廣趙南據大河北有燕代楚雖勝秦
必不敢制趙趙王以為然因不西兵而使韓廣略燕李良略常山
張騫略上黨韓廣至燕燕人因立廣為燕王徐廣曰趙王乃與張
耳陳餘北略地燕界趙王聞出為燕軍所得燕將囚之欲與分趙
地半乃歸王使者往燕輒殺之以求地張耳陳餘患之有願養卒
謝其舍中曰如厚曰斷賊者也公羊傳曰斷殺也養卒昭曰折薪
謂其同舍中之人吾為公說燕與趙王載歸舍中皆笑曰仇者往
十餘輩輒死若何以能得王乃走燕壁燕將見之問燕將曰知臣
何欲燕將曰若必得王耳曰君知張耳陳餘何如人也燕將曰
賢人也曰知其志何欲曰欲得其王耳趙養卒乃笑曰君不知此
兩人意欲也夫武臣張耳陳餘村其地望下趙數十城其

張耳

東而巳也○索隱曰此亦各欲南面而王豈欲為卿相然已邪天
殺音文鑑音之委反臣與主豈可同日而道哉顧其勢初定未敢參分而王且以少
先立武臣為王以持趙心今趙地已服此兩人亦欲分趙而王
未可耳今君乃囚趙王此兩人名為求趙王實欲燕殺之此兩人
分趙自立夫以一趙尚易燕况以兩賢王左提右挈而責殺王之
罪徐廣曰平首君傳曰事或執滅燕易矣燕將以為然乃歸趙王
養卒為御而歸李良已定常山還報趙王復使良略太原至石邑
○索隱曰地不封張晏曰欲其曰良嘗事我得顯幸良誠能反趙為秦赦良
罪貴良良得書疑不信乃還之邯鄲益請兵未至道逢趙王姊出
飲從百餘騎李良望見以為王伏謁道旁王姊醉不知其將使騎
謝李良李良素貴起慙其從官從官有一人曰天下畔秦能者先
且趙王素出將軍下今女兒乃不為將軍下車請追殺之李良
已得秦書固欲反趙未決因此怒遣人追殺王姊道中乃遂將其

兵襲邯鄲邯鄲不知竟殺武臣邵騷趙人多為張耳陳餘耳目者
以故得脫出收其兵得數萬人客有說張耳曰兩君羈旅而欲附
趙難獨立立趙後扶以義可就功○索隱曰案羈旅勢弱難以立
以成乃求得趙歇○徐廣曰正月也音鳥鶴反立為趙王居信都○
日後國用李良進兵擊陳餘陳餘敗李良李良走歸章邯章邯引
兵至邯鄲皆徙其民河內夷其城郭張耳與趙王歇走入鉅鹿城
王離圍之陳餘北收常山兵得數萬人軍鉅鹿北章邯軍鉅鹿南
棘原築甬道屬河餉王離王離兵食多急攻鉅鹿鉅鹿城中食盡
兵少張耳數使人召前陳餘陳餘自度兵少不敵秦不敢前數月
張耳大怒怨陳餘使張騫陳澤往讓陳餘曰始吾與公為刎頸交
今王與耳日暮且死而公擁兵數萬不肯相救安在其相為死苟
必信胡不赴秦軍俱死且有十一二相全陳餘曰吾度前終不能
救趙徒盡亡軍且餘所以不俱死欲為趙王張君報秦今必俱死
如以肉委餓虎何益張騫陳澤曰事已急要以俱死立信矣

張耳 陳餘

虜陳餘曰吾死願以為無益必如公言乃使五千人令張騫陳澤
先嘗秦軍○索隱曰崔浩云嘗猶試至皆沒當是時燕齊楚聞趙急皆來救張
耳亦北收代兵得萬餘人來皆壁餘旁未敢擊秦項羽兵數絕章
邯甬道王離軍乏食項羽悉引兵渡河遂破章邯○徐廣曰三年章
邯引兵解項侯軍乃敢擊圍鉅鹿秦軍遂虜王離涉閒自殺卒亡
鉅鹿者楚力也於耳趙王歇張耳乃得出鉅鹿謝諸侯張耳與陳
餘相見責讓陳餘以不肯救趙及問張騫陳澤所在陳餘怒曰張
騫陳澤以必死責目目使將五千人先嘗秦軍皆沒不出張耳不
信以為殺之數問陳餘陳餘怒曰不意君之望臣深也○索隱曰
豈以臣為重去將哉○索隱曰案重謂也乃脫解印綬推予張耳張
耳亦愕不受陳餘起如廁客有說張耳曰臣聞天與不取反受其
咎○索隱曰此今陳將軍與君印君不受反天不祥急取之張耳
乃佩其印收其麾下而陳餘還亦望張耳不讓遂趨出張耳遂收
其兵陳餘獨與麾下所善數百人之河上澤中漁獵由此陳餘張

項羽立諸侯王張耳雅游昭曰雅素也○素隱曰齊氏云雅故人所稱譽為人多為之言項羽亦素數聞張耳賢乃分趙立張耳

為常山王治信都信都更名襄國陳餘客多說項羽曰陳餘張耳一體有功於趙項羽以陳餘不從入關聞其在南皮○素隱曰地

即以南皮旁三縣以封之而徙趙王歇王代○徐廣曰張耳之國陳餘愈益怒曰張耳與餘功等也今張耳王餘獨侯此項羽不平及

齊王田榮畔楚陳餘乃使夏說田榮曰項羽為天下宰不平盡王諸將善地徙故王王惡地今趙王乃居代願王○似巨兵請以南

皮為扞蔽田榮欲樹黨於趙以及楚乃遣兵從陳餘陳餘因悉三縣兵襲常山王張耳張耳敗走念諸侯無可歸者曰漢王與我有

舊故○張晏曰漢王為布而項羽又彊立我我欲之楚張晏曰羽既立是以孤疑甘公曰○文穎曰善說星者甘氏也○索隱曰天宮書

莫知所往也○劉敞曰漢王之入關五星聚東井東井者秦分也先至必

張耳陳餘

擊楚雖彊後必屬漢故耳○徐廣曰也漢王亦還定三秦方

章邯廢立張耳謁漢王漢王厚遇之陳餘已敗張耳皆復收趙地迎趙王於代復為趙王趙王德陳餘立以為代王陳餘為趙王弱

國初定不之國留傳趙王而使夏說以相國守代漢二年東擊楚使使告趙欲與俱陳餘曰漢殺張耳乃從於是漢王求人類張耳

者斬之持其頭遺陳餘陳餘乃遣兵助漢漢之敗於彭城西陳餘亦復覺張耳不死即背漢漢二年韓信已定魏地遣張耳與韓信

擊破趙并陘○徐廣曰三斬陳餘泚水上○徐廣曰在常山音滌一音

襄國漢立張耳為趙王○徐廣曰四年十一月漢五年張耳薨謚為

高祖從平城過趙趙王朝多袒講敵○徐廣曰講敵者臂捍也自上食禮甚卑有

子齊禮高祖箕居嘗甚慢易之○索隱曰崔浩云趙相貫高趙午等年六十餘故張耳客也生平

為氣乃怒曰吾王辱王也孟康曰音如潺湲之潺與州人謂懦弱也小顏音仕連反說王曰夫天下豪傑並起能者先立今王事高祖其暴而高祖無禮請為王殺之張敖齧其指出血小顏云齧指以表至誠

為其約誓曰君何言之誤且先人亡國賴高祖得復國德流子孫秋毫皆高祖力也願君無復出口貫高趙午等十餘人皆相謂曰

乃吾等非也吾王長者不倍德且吾等義不辱今怨高祖辱我王故為殺之何乃洿王為乎音一素隱曰漢書作并肅也令事成歸王

事敗獨身坐耳漢八年上從東垣還過趙貫高等乃壁人拍人隱曰謂於沛人壁館舍要之置韋昭曰為供置也索隱曰文壁中著人勿為變也

勸問曰縣名為何曰拍人拍人者迫於人也不宿而去漢九年貫高等皆死誰白王不反者乃轆車膠致與王詣長安治張敖之罪

人皆爭白勿貫高獨怒罵曰誰令公為之今王實無謀而并捕王

公等皆死誰白王不反者乃轆車膠致與王詣長安治張敖之罪

上乃詔趙羣臣賓客有敢從王皆族貫高與客孟舒等十餘人皆

自疑鉗為王家奴從來貫高至對獄曰獨吾屬為之王實不知吏

治榜笞數千刺劓徐廣曰丁劣反也索隱曰案綴亦刺也漢書劓刺劓張晏云劓灼也說文云燒也應劭云以鐵

刺身無可擊者終不復言呂后勲言張王以魯元公主故不宜有

此上怒曰使張敖據天下豈少而女乎不聽廷尉以貫高事辭問

上曰壯士誰知者以私問之黠相問私中大夫泄公曰臣之邑子素知之此固趙國立名義不侵為然諾者也上使泄公持節問之

獲輿前徐廣曰獲音鞭驅索韋昭曰輿如今輿人輿以行索隱曰服復云音編編竹木如今輿可以輿除也何休注公羊節音峻節者節獲三倉注云獲獲土器仰視曰泄公邪泄公勞苦如

生平驩與語問張王果有計謀不高曰人情寧不各愛其父母妻

子乎今吾三族皆以論死豈以王易吾親哉顧為王實不反獨吾

等為之具道本指所以為者王不知狀於是泄公入具以報上乃

赦趙王上賢貫高為人能立然諾使泄公具告之曰張王已出因

赦貫高貫高喜曰吾王審出乎泄公曰然泄公曰上多足下故赦

救貫高貫高喜曰吾王審出乎泄公曰然泄公曰上多足下故赦

救貫高貫高喜曰吾王審出乎泄公曰然泄公曰上多足下故赦

救貫高貫高喜曰吾王審出乎泄公曰然泄公曰上多足下故赦

救貫高貫高喜曰吾王審出乎泄公曰然泄公曰上多足下故赦

救貫高貫高喜曰吾王審出乎泄公曰然泄公曰上多足下故赦

足下贊高曰所以不死一身無餘者白張王不反也今主已出吾
責已塞死不恨矣且人臣有篡殺之名何可自復事上哉縱上不
殺我我不愧於心乎乃仰絕航遂死韋昭曰航咽也○索隱曰蘇
該音戶郎反蕭當此之時名聞天下張敖已出以尚魯元故封為
宣平侯○索隱曰韋昭曰尚奉也不敢言取崔浩云奉事公主小
於是上賢張王諸客以鉗奴從張王入關無不為諸侯相郡守者
及孝惠高后文帝孝景時張王客子孫皆得為二千石張敖高后
六年薨閔中記曰張敖子偃為魯元王以母呂后女故呂后封為
魯元王○索隱曰案謂偃元王弱兄弟少乃封張敖他姬子二人
為樂昌侯徐廣曰漢紀張輔傳曰張敖之子後為信都侯高后崩
諸呂無道大臣誅之而廢魯元王及樂昌侯信都侯孝文帝即位
復封故魯元王偃為南宮侯續張氏張敖諡武侯張偃之孫有罪
太史公曰張耳陳餘世傳所稱賢者其賓客廝役莫非天下俊桀
所居國無不取卿相若然張耳陳餘始居約時漢書音義曰相然

張耳 陳餘

信以死豈顧問哉○索隱曰葛洪要用字宛云然猶不也謂極及
據國爭權卒相滅亡何鄉者相慕用之誠後相倍之戾也豈非以
利哉○索隱曰有本作私利交漢書作勢利交故廉頗傳云名譽
天下以市道交君有勢則從君无勢則去此固其理也
雖高賓客雖盛所由殆與太伯延陵季子異矣
索隱述贊曰張耳陳餘天下豪俊志年羈旅列頸相信耳圖鉅
鹿餘兵不進張既望深陳乃去印勢利傾奪障未成豐

張耳陳餘列傳第二十九

西



史之秀

